

卷之五

柳

河東

集

【四倍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

局據蔣氏三

徑藏書本校

唐柳河東集序

友人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
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
瘡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
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
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
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
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
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
詘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
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

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艸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柳河東集序

夫人隱禹錫墓

唐柳河東集序

讀柳集敘說

孫光憲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之文
凌轢荀孟批糠顏謝所仰宗者惟梁浩補闕而
已

唐庚曰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
倣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後劉原父作便有所倣
歐陽修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
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
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
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
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
之以力排釋氏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蘇軾曰余嘗評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

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
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
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
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
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
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
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
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

又曰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
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
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
之流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又曰詩須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

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黃庭堅曰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總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邪余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李朴曰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如辨論語下篇尤爲害道

韓駒曰柳州詩不多亦備衆家體惟學陶是其本

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司馬光曰古人規模閒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偃師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學韓昌黎論史書全學他辨諱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功夫得他好處

洪邁曰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詰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皆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葉夢得曰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
解嘲此由是大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
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謔
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
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
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
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
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
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
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
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
未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張敦頤曰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閒始

能粹然一反於正者韓柳之力也

朱熹曰韓文議論正規模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韓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文議論高古但不醇正

又曰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

又曰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葉世傑曰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恡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呂本中曰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以窺測柳子厚
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
韓文則功夫自見文文工古文美長宜韓公始
趙善懋曰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尚有六
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
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
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
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
助相與感發而至然邪韓文公始
黃震曰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
明白透徹無可指釋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
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
謫後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

相半閒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
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
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
黃輒奪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胸臆不事諛
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
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
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
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
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直一
王十朋曰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
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
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
劉克莊曰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

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柳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

蔡條曰柳詩雄深簡澹迴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嚴羽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也

劉辰翁曰子厚古詩短調沉鬱清美閑勝長篇點綴清麗樂府托興飛動退之故當遠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

又曰柳子厚敘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菁華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又曰褚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又曰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元好問曰韓昌黎正大卓越凌厲百家唐宋以來莫之與京差可與鴈行者獨柳柳州而已

劉定之曰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

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奔宗社作猛虎行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退之懷忠事主闢

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伋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祕謀未及爲而敗後又托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諸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旣悔已又詆其主則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何孟春曰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二云畏忌其將壓已邪抑畏惡其恃才將復爲